

青稞 著
青岛出版社

流亡童年

战时儿童保育院纪实



作者自序

在逝去的岁月中我常常告诫自己：只要还能提笔，我就写苦难的童年，写一所异乎寻常的小学校，它曾经在特殊环境下出现过，如今已鲜为人知的那段不平凡的史实；写我们的师长与同窗好友患难与共的朝朝暮暮；写我们在国破家亡的战争年代相聚，在凯歌声中分离、各奔东西的往事，那会使我们想起童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昔日的孩子，今日白发丛生的老人散居祖国各地，血与泪交织的手足之情如同一条纽带，将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珍惜同舟共济的深情厚谊。

1938年11月9日，我的家乡湖南临湘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临湘是湘北的门户，处于粤汉铁路北段之咽喉，战略地位至为重要。当时刚由浙江海宁卸任县长职务回乡的父亲王翦波与当地爱国人士自觉地组织成立抗日队伍，不久父亲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四纵队司令兼临湘县县长。他无暇顾及家室，母亲带着我和弟妹逃难到岳阳县渭洞，那里四面环山，但也能听到隆隆的炮声。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百姓四处逃命，儿童不仅失学，且有生命危险。一批具有爱国热忱与真知灼见的妇女界带头人心急如焚，神圣的母性之爱促使她们行动起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设在重庆，宋美龄女士任理事长，宋庆龄任名誉理事长。各省纷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分会，未沦陷的省份也挂出了保育分会的牌子，着手创办保育院，全国共办起五十三所保育院，其中两所在解放区。

我的父亲积极参与抢救敌占区的难童。我是幸运的，也加入了难童行列，逃出了虎口，远离战火，背井离乡六个年头；整个童年时代都在保育院度过。要向今天的孩子讲述我的苦难童年，介绍那段经历是困难的，无异于又一部《天方夜谭》。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尤其是被称为“小皇帝”、“小公主”的独生子女，他（她）们不可能相信祖辈的童年竟有那样多的不幸。无家可归或是有家难回，孤零零的一个个孩子，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祖父母的宠爱，没有亲情的温暖。陌生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小羊羔似的，嗷嗷待哺。然而他们是站立起来的人，不得不共同为生存而奋斗。小小的、还十分稚嫩的肩膀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双双小手学会了披荆斩棘，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曲曲折折的、通向人生之途的崎岖小路。他们是播种在原野上的种子，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几经寒暑，终于发芽抽枝吐叶，走向成熟，像一群飘荡的蒲公英，撑着一把生命的小伞，随风播撒，分散在天南地北，甚至跨越海峡，流落异乡。

毕竟是聚少离多，而友谊却是地久天长。数十年后，我们已经相见不相识，我们面对着面，手挽着手，互相端详，记忆的闸门终于打开，如潮的思绪汹涌澎湃，把我们推向遥远的、烽火硝烟缭绕的战争年代，人间的真情与爱浓缩的历史犹如一本积满尘埃的厚书，随着岁月的流逝，几乎被人们遗忘。我们又唱起当年的《保育院院歌》，感慨之后是谆谆嘱托：

“写吧，写下我们苦难的童年，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已出生和尚未出生的儿孙后辈，为了下一代！”

于是我提起了笔。

由上可知这部作品是纪实性的，人物与事件基本真实，由于作品的需要，进行了文学的概括和加工，除了师长外的人名部分作了改动，使之能更集中地体现生活与艺术的真实。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昔日同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供了部分素材。在台湾的几位难童学友，对本书的出版尤为关注，他们奔走相告，当成一件大事，认为是为祖国统一而做的一件具体工作，这种鼓励使我信心倍增，在此深表感谢。

青 稞

1997年7月于太原

2001年11月修改

为母亲作序

像影视片中的镜头，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

一群群一队队形容憔悴，衣衫褴褛，身背各种斑驳小包袱的男孩和女孩走在乡间小路上。带领他们的成年人举着一面标着番号的旗帜，向后方走去；

身后是火光映红的天边，大炮与子弹扫射的声音不时隐隐传来；

日本侵略者正在焚烧中国居民的房屋，亲人们已东离西散，有人从炮火硝烟中救出部分儿童，将他们送入这支队伍。

在这国破家亡的时期，男人们扛起枪去抗击侵略者，一批具有高度爱国热忱与真知灼见的知识妇女挺身而出，担负起母亲的神圣职责，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创办一大批保育院收容无家可归的孩子，被誉为“母亲行动”。

“母亲”们虽然与这些孩子素不相识，但孩子们在新家里不仅有饭吃、有衣穿，学做人、做事，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是一所战争年代的特殊小学——战时儿童保育院。

这些都是我母亲写的长篇纪实小说《流亡童年》中讲述的故事，当年母亲正是这些难童中的一员。后来她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她在为英雄模范人物撰写了大批报告文学之后，年近七旬才握笔写自己苦难的童年。

母亲常断断续续向我讲述她童年的遭遇，曲折离奇，感人至

深。此次为母亲打印小说稿，我系统地阅读了有头有尾的故事，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

我已身为人母，又是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天职。我极愿向生活在和平幸福时代的儿童介绍这本不寻常的《流亡童年》，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祖辈在国弱民穷、饱受被侵略之苦的年代，怎样自勉、自助，自强自立地在拼搏中成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

战争年代保育院的孩子们读书与衣食住行都极端困难，少有正常的学习用具：课本是自己动手抄写的，没有写字的墨锭便用红土代替，幼小的肩膀要抬米抬煤还要抬石灰砂子建礼堂与澡堂；穿的衣服自己缝，小手学会编草鞋，自食其力。从小立志救国救民。

这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当年的小朋友如今都成了白发老人。然而他们的友谊坚如磐石，绵延了半个多世纪。

我打印这本书稿时，还在小学四年级读书的女儿立源好奇地拿过去看，一看就入了迷，那些有名有姓有动人情节的奇特儿童故事使她忘记了写作业，去卫生间时也不忍放下。她将书中的故事情节向同班同学讲述，这些年龄与书中人物相似的孩子便要求到我家看书稿。我对女儿说，这本书出版以后再读不迟，孩子们只好耐着性子等待。

我们是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把儿女当心肝宝贝。过度的营养与追求名牌的衣服及鞋子，使孩子们不知世界上有过自小被迫离开亲人无家可归，飘泊流亡的不幸童年。应该让他们了解过去，只会有好处。

我读过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它以小学生日记形式描写

孩子们在学校、家庭与社会中培养关怀、同情助人行善的美德。《流亡童年》是一本较为难得的儿童读物，它教育儿童自小培养独立生活的本领，自我奋斗，精诚团结，互助友爱，为国分忧。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与素质教育的好书。值得向小读者与关心儿童的人们推荐。

王 湄

目 录

作者自序

为母亲作序

楔 子 我的启蒙老师 (1)

在长达 19 年的学生生涯中,最不能忘情的是我童年时代的一所特殊小学。那时我告别双亲、背井离乡,独自来到战时湖南第二保育院,那儿更像一个大家庭,院长兼任了家长。我以崇敬与感恩的心情怀念带领我走上人生之路的老师。

第一章 别了,故乡 (6)

离开故乡,也许再也不能回来;只有儿时的梦,在易主的宅基地上徘徊。

第二章 在难民收容所 (17)

这是一幅令人永生难忘的图画: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的人群拥向这里,地上是斑驳的连成一大片的地铺;苍蝇乱飞,担架不时地从这里抬走奄奄一息的病人或死者。

第三章 进了保育院 (26)

我进入一个陌生的天地,结识了许多小伙伴,于是我们共同编织苦难童年的故事。

第四章 第二次逃亡 (42)

保育院像一条大船,载着三百多名无家可归的孩子远航,凶吉难卜。

事实上，我们当真坐了船，而且组成一支船队，在湘江度过历尽艰险的水上逃亡生活。

第五章 船队历险记 (56)

水上生活很不平静，惊险迭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位不曾出嫁的年轻女子如同数百名难童的母亲，成了开顶风船的角色，连船老板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第六章 船到茶陵 (67)

苦难是多方面的。背井离乡的孩子受到了新的威胁：虱子大举入侵，保育院师生被迫应战。于是女生剃成光头，加入了男生的行列。

第七章 新来的小伙伴 (76)

不打不相识是绿林豪杰的行话，来自不同地区的难童操着各自的乡音，难于沟通，于是有过对抗。必须找到共同语言。于是便开始学习被称之为国语的普通话，从此才和睦相处。

第八章 一场闹剧 (83)

是闹剧也是悲剧，孩子们处于长身体时期，却时不时被饥饿困扰，一幅又一幅生活剪影，引人回首那不平凡的岁月。

第九章 澡堂值勤生 (92)

生活像一首歌，有时悲愤，有时轻松。孩子们是听众，也是歌手，他们唱着自己的生活谱写的歌曲，格外动听又动人。

第十章 劳作课堂 (100)

劳作课使我们学到了生活的本领，学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箴言。于是我们稚嫩的肩膀得到了磨练，因而日后能肩负起各种各样的重任。

第十一章 编草鞋的故事 (108)

- 没有人可以依靠,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幸而我们是一个群体,手挽着手才不至于在泥沼中陷落。
- 第十二章 土山上的中秋节**..... (116)
月圆的时候不能和家人团聚。面对十五的月亮,让孩子们忘掉亲人,忘掉思乡吧,在这里过一个特殊的中秋节。
- 第十三章 我们的游戏**..... (122)
苦难的童年有不寻常的乐趣,玩具是自己制作的,一双双小手上磨出了父辈们才有的老茧。
- 第十四章 课堂内外**..... (130)
课堂内外都是色彩斑斓的生活,每一个琐碎的细节都能勾起一连串耐人寻味的追忆。
- 第十五章 “罗斯福”保卫战**..... (140)
缝衣服也演绎出曲折的故事。一套体面的服装差点使保育院遭到土匪的洗劫。
- 第十六章 远足云阳山**..... (153)
云阳山作证:失去家园的难童有过美好的故事,编织在漫山红遍的杜鹃花丛中。
- 第十七章 露东村的歌声**..... (163)
过去只有蛙声鼓噪的水乡,变成了童声大合唱的乐园,激越的歌词和昂扬的曲调将永远敦促昔日的院友在人生旅途中阔步前行。
- 第十八章 友情**..... (171)
我们曾共度童年的苦难,彼此又有过甜蜜的纠纷,这一切都凝成了血浓于水的友情。
- 第十九章 竹屐的诞生**..... (177)
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一双灵巧的手,于是生活中有了色彩纷呈的图画,有了愉悦的笑声。

第二十章 兄弟姐妹 (185)

像百灵鸟一样的歌喉，像羊羔一样绵善，她是保育院引以为荣的歌手，然而她竟永远离开了我们。

第二十一章 夜盲症患者 (195)

营养不良的后果是患夜盲症。我与同窗迷失了方向，跌进了污水沟。爱和友情的力量使我们得救。

第二十二章 我们在后方 (203)

前方在浴血奋战，后方抗日救亡。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难诉家国恨。

第二十三章 风度除夕 (212)

一年一度的农历春节是阖家团聚的日子，这里的除夕却面临着断炊，三百多双眼睛在黑暗中守望着风雪夜归人。

第二十四章 腰肢运谷 (221)

小小年纪便学会了办大事。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大家庭的生活重担。他们的作为书写了保育院的辉煌。

第二十五章 饥饿的日子 (229)

长身体的年龄总是处于饥饿状态，于是想方设法弄点吃食，以满足肠胃的需要。

第二十六章 青青的草坪 (238)

至今也难忘那演绎了许多小故事的荷塘，难忘躺在荷塘边的青草坪上守候着晾晒的被单和衣物，难忘仰望蓝天白云背诵课文的日子。

第二十七章 刘银妹的寝室 (246)

生存是需要竞争的，在这个集体中也不得不如此。优胜劣汰，一个弱智的生命便这样被挤出了人寰，将她的寝室搬进了黄土堆。

第二十八章 第三次逃难 (252)

日本兵追上来了，我们被迫离开了茶陵，集体向南逃亡。破庙里挤满了可怜的难童，疾病在蔓延，有的病生尚未气绝，也险些被扔到野地。

第二十九章 误入土匪窝 (262)

逃亡的队伍愈来愈长，筋疲力竭才到达一个偏僻县城，颇费周折才借到住宿地，未料到竟误入了土匪窝。

第三十章 重返长沙 (271)

抗日胜利的捷报给小县城带来不曾有过的狂欢，喜庆的锣鼓之后，难民纷纷返回家园，保育院生活将要结束。

第三十一章 回乡路上 (283)

战乱中萍水相逢，却是难舍难分。幼稚的心田播种了纯真的友谊，称得上是地久天长。

第三十二章 故旧安在 (296)

故乡对于童年是温馨的。历经沧桑，变得面目全非，撩起思绪的只剩下熟悉而又陌生的乡音。

第三十三章 劳燕分飞 (308)

聚了分，分了又聚，毕竟是聚少离多；患难与共的情谊总在心中珍藏，直到相见难相识的时候，那已经是五十年后。

附录：

之一 重逢在台北 (318)

之二 情系台湾岛 (326)

之三 手足情 (331)

之四 相会在台中港 (338)

之五 放歌阳明山 (342)

楔子：我的启蒙老师

198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两位老太太的形象吸引了我的视线。这是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庞啊！难道真是她们，是我童年时代的恩师，三十多年来我不断地探询、寻找，却没有得到过有关她们的任何音讯。今天，她们的照片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么叫人难以置信！然而，照片后的说明告诉我：她们二位——齐新、李融中，的确是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又将我引向人生之路的启蒙老师。

那是1938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湘北，我的家乡湖南临湘县沦陷，成群结队的难民拥向省会长沙。党部西街的难民收容所挤满了扶老携幼的难民。正是霍乱流行的时节，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饥饿与疾病不断地掠夺孩子们的生命。有一天，两位年轻美貌而又文雅端庄的女教师，来到了难民收容所，她俩穿着浅蓝与月白色的旗袍，言谈举止格外稳重、从容不迫。她俩与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联系，要求把无家可归的学龄儿童召集在一起，要对我们讲话。于是嘈杂的大厅里坐满一大片蓬头垢面的孩子，好奇地望着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圆脸盘的那位女教师用十分悦耳的长沙话对我们说：

“小朋友们，你们都是沦陷区逃出的难童，日本人占领了你们的家乡，你们流离失所，没有书读，还有生命危险，现在我们要办保育院，凡是六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可以报名到保育院来。我们正在筹备，过几天就来接你们，到保育院

以后，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要给每个小朋友发一个脸盆，还有牙刷和漱口杯，一条小毛巾，我们要教你们讲卫生，学习做人的规矩，长大了精忠报国……”

不知谁带头拍起了巴掌，我们也从地铺上站起，劈里啪啦地拍起了巴掌。我们这三百多名衣衫褴褛、瘦骨伶仃的孩子就这样到了长沙黄土岭的湖南第二保育院（后迁移至茶陵县），入院后才知道这两位女教师一个叫齐新，是保育院院长，另一个叫李融中，是教导主任，她们都是大学生，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为了抗日救亡，她们甘愿抛弃舒适的家庭生活，辞掉理想的工作，甚至放弃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在宋美龄等妇女界领袖人物倡导成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领导下创办战时儿童保育院，和来自日本人占领区的孩子在一起生活。记得刚进保育院，我们便换上草绿色的院服，由李融中先生教我们唱《保育院院歌》，那歌子是凄楚动人的：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去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和他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他，打倒他，
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这个歌子每天至少集体唱一遍，为的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童。齐新和李融中都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满腔的抗日热情。保育院教唱的全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

曲》、《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等。保育院的经费是宋美龄等女士从国际上或社会筹集而来的儿童福利基金，当时在全国办起了五十三所保育院，其中解放区有两所。经费并不充裕，有时我们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为了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四处奔走，演讲、呼吁，千方百计将我们这批孩子保存下来，给予了良好的教育。学做人，学知识，学劳动，孩子们进步很快，学习成绩远远超过一般学校，湘二院头两届毕业生百分之百考上了公立中学，保育院的名声可谓誉满三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以抢救与培育沦陷区难童为宗旨的保育院全部解散，但齐新和李融中老师与儿童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们又四面游说，八方呼吁，继续创办各种不同类型与名称的育幼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儿童，使他们成长为各种人才。

几十年过去了，一次，我到长沙出差，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她们的住址，我在朝阳新村居民宿舍区的三楼上见到了我日夜思念的恩师。她们正在吃饭，我自报姓名以后，她们都放下碗筷，兴奋得站了起来。她们并没有忘记当年留着童发、又好读课外书的小妹子！虽然我如今已年近半百，依然是她们记忆犹新的学生！她们谈起我童年的许多趣事，一一数说着同学们的姓名、长相和性格特征，甚至还邀来了往日的多名同学，鼎鼎有名的高材生李格民和刘志应，以及小天仇，还有小牛，他们有的是出版局副局长、城建局局长、省电台工作人员和教师，还有的是外贸局负责人。

我们被邀到两位老师家进餐，杨嫉驰的烹饪技术远远超过任何湘菜馆名厨，我们吃得开心。

我们举着饮料杯为老师祝福。她俩终身未婚，为了培养教育别人的孩子献出毕生精力和心血！如今虽都到了高龄，应该安度



▲四十年后相聚在长沙（前排右二、三为李融中、齐新院长；其余为当年保育院同学。左二为作者）



▲八十年代退休后的齐新、李融中恩师还在研究编写
幼儿教育教材，辅导居民区的家长培养教育儿童

晚年，可是她们不习惯休息，念念不忘的仍是儿童教育事业，当她们了解到居民区的家属在家庭照管的学龄前儿童缺乏教育的状况后，便与居委会联系，自愿把居民区的幼儿带养人组织起来，为他们讲课，还编写了详细的教材，这些无私无任何报酬的奉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湖南省妇联支持她们的行动，将教材印刷成册，发送给各地区妇联学习。两位老人将五十年的教育经验写成儿童教育心理学，交给有关部门参考。她们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乐于做的工作，虽然未被授予教育家的头衔，却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她们没有忘记抗日战争时期的保育生，不时抽时间去临湘岳阳看望白发苍苍的学生，他(她)们有的已离退休，有的是工人与农民，包括我当年的好友方亚男，她第一任丈夫是富农子弟，在阶级斗争中自杀身亡，第二任丈夫是个粗鲁的工人，较她年长许多，生活无比辛酸。两位老师对年逾半百的学生给予了关怀、同情，仍在温暖着昔日学生的心。

当我再次来到两位老师的宿舍，亲眼看到她们在灯下讨论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编写提纲，看到她们由于过度疲劳伏案小睡，而银白的头发覆盖在稿笺上时，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我的恩师啊，你们曾经把幼小的我，引进了人生的道路，引入了知识的门坎，如今，你们还在引导我，教育我，给我以新的启迪；我懂得了人应该怎样起步，怎样走完人生的全程，那才真正叫做奉献。

原载 1982 年 10 月 7 日《人民日报》
1998 年 2 月修改